

发 行 十 周 年 纪 念 精 装 版

TUESDAYS WITH MORRIE

相约星期二

一个老人 一个年轻人 和一堂人生课

〔美〕米奇·阿尔博姆 著

吴 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UESDAY
TUESDAY

TUESDAYS WITH MORRIE

相约星期二

〔美〕米奇·阿尔博姆 著 吴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约星期二/(美)阿尔博姆(Albom, M.)著;
吴洪泽.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Tuesdays With Morrie
ISBN 978-7-5327-4420-6

I. 相... II. ①阿... ②吴...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900 号

Mitch Albom

Tuesdays With Morrie

Copyright: 1997 BY MITCH ALBO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1998-160 号

相约星期二 [美]米奇·阿尔博姆/著 吴洪/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70,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册

ISBN 978-7-5327-4420-6/I·2491

定价: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71-85155604

十周年序

亲爱的读者：

《相约星期二》出版十年了。值此十周年之际，他们要我添几笔感想。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且我相信它也改变了世界上其他读者的生活。我该从哪里下笔呢？

也许可以从一桩我没有写进原稿的小事开始。我本来是想把它写进书里的，出于某种原因我把它遗漏了。那么，过了这么多年，我再把它写出来：当我第一次给身患 ALS 重症的大学教授莫里·施瓦茨打电话时，我觉得有必要再做一番自我介绍。毕竟我们分手已经有十六年了。他还会记得我的名字吗？在学校时，我称呼莫里为“教练”。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缘于哪次体育活动。嗨，教练。你好吗，教练？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时，我咽了咽口水说，“莫里，我叫米奇·阿尔博姆，是七十年代那会儿你的学生。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怎么不叫我教练？”

就是这句话开始了我的旅程：从那个电话到第一次带着愧疚的心情去西纽顿；从接下来的十四个星期二到莫里慢慢地、令人揪心地衰竭，直到安静、不失尊严地死去。然后是他的葬礼，我独自的哀悼，在地下室里写这些文字的日日夜夜，书的小印量首印以及预料不到的接下来的两百次重印。这段旅程不仅走遍了这个国家，还走到了其他的国度。我目睹了这本书在许多学校里讲授，在婚礼和葬礼上诵读。伴随这段旅程的还有不计其数的书信、电子邮件、评论以及来自陌生人的含泪的拥抱。所有要表达的都可以归结为：

你的故事感动了我们。

但这不是我的故事。

这是莫里的故事，莫里的馈赠，莫里的最后课堂。我是受赠的一方。你怎么不叫我教练？

我忘了。他记着。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莫里就这样改变了我。现在我记起了所有的事，如何还能不记得？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在被问及我的老教授。我经常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他对我那么多年遗忘他的惩罚。我现在成了他终生的学生，每个秋季、春季和夏季都要回来上同一门课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我乐意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莫里总会教给你些什么。三十年前，当他胡子拉碴穿着一件黄色的翻领毛衣在教室前手舞足蹈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后来当病魔使他脆弱僵硬的身躯瘫倒在沙发里、说话气若游丝、甚至需要我去转动他的脖子才能看我时，我仍然这么觉得。

这时的他还和以前一样睿智可爱。而且他证明了他是一个终生的教师：这是他曾经的愿望。

作为依据，当我开始构思这篇序言时，我重新翻阅了我们俩的谈话记录，梳理了所有的录音带并按不同的主题整档归类。我听着莫里的话音，流连忘返，并希望能发现某个新的音律，它能让我回味，能为过去的故事带来新意。

接着我便发现了这个主题：“来世”。

莫里自己承认，他成为不可知论者已经有许多年了。但当ALS的诊断报告出来后，他开始重新思考，开始新的探索，钻研起宗教学说来。

根据我的笔记，我们在 1995 年 8 月的一个星期二谈到了这个话题。莫里告诉我他原来相信死亡是冰冷的，是人生的绝笔。“你入了土，就完事了。”

但他现在不这么认为。

你现在是什么观点？我问。

“我还没有成熟的想法……”他说，还是一贯的坦诚。“然而，这个世界太和谐，太美丽，充满了诱惑，很难相信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

曾经的不可知论者居然会这么说？这个世界太和谐，太美丽，充满诱惑，很难相信人生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而且，你要知道，这时候的莫里已经病人膏肓，需要别人替他梳洗，替他擤鼻涕，替他洗屁股。

和谐，美丽，如果拖着如此衰竭和艰难的病躯的莫里也能发现世界的魅力，那么对我们而言还有什么难的？

人们经常问我怀念莫里什么。我怀念他对人性的执着，怀念他那双乐观面世的眼睛，怀念他的笑声。我真的怀念这一切。那天莫里讲到来世，还谈及了他对转世化身的愿望：如果他再次投胎，他希望做一只羚羊。在重读这一片段时，我注意到我还说了一句调侃莫里的话：“好的是你能轮回转世了，”我说，“坏的是你得待在沙漠的哪个角落里。”

他说“没错。”他咧嘴笑了。

那样的逗乐有很多次。也许这很难让人相信，因为死亡就在你的身边徘徊。但我们确实这么做了。没有人能像莫里那样笑口常开；没有人能把一个老套的笑话铺陈得更长。听我说，有那么几天我跟他讲“敲敲打打玩笑”，^①他紧张得要命。

这就是我所怀念的：他的耐心，他引经据典的谈吐，他对食物的偏好，以及他眯缝起眼睛听音乐时的神态。

然而最让我怀念的，（它听起来很普通或许还有点自私，）还是当我踏进屋子时莫里眼睛里闪烁的喜悦。可是当某人喜欢——是真心的喜欢——见到你时，你的心确实会被融化。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回想起那些个星期二，当我走进那间窗前满是木槿植物的书房时，个人的情感所累也好，工作的重负也罢，都会在莫里迎候我的目光中烟消云散，因为他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他眼睛发光，耳朵竖立，嘴巴笑成一种怪怪的牙齿横露的模样，以示对我的欢迎。其他人告诉我他们对他也有相同的感受。也许是洪水猛兽般的疾病剥夺了他的一切生活乐趣，就连生活琐事里的那点自我专注也无法拥有，只能“毫无保

① 英美流行的口头问答游戏。发问者一律以“敲敲打打”(knoch, knock)开始，应答者必须借题发挥，通过谐音、双关、比喻等修辞手法自圆其说。这种游戏能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

留”地交与他人；也许是他想更多地享受时间。我无从知晓。

我所知道的是，我俩在一起度过的那些个星期二就像是从一个不能移动臂膀的人那里接受到的长长的拥抱。这是我最怀念的。

在这本书出版的十年里，我被无数次地问及是否期待过它会畅销。我的回答通常是摇头、微笑和一句“做梦都没想过。”事实是，这本书最初很难找到归宿——许多出版商对它没有兴趣；某个出版商甚至说我对什么是回忆录都不懂。要是换上其他的情形，我很可能就放弃了。

我没有放弃的原因，或者说这本书能够找到它的读者的原因，正是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打算去写一本畅销书，我只是想帮莫里支付一点医疗费。正因为如此，我多了一份执着，少了一份胆怯。我坚持不懈直到终于找到一家出版商。当我告诉莫里书能出版了，我们可以支付他的医疗账单时，他哭了。

我经常对自己说，这就是《相约星期二》的终点了；即使在动笔之前我就这么想。我做了我想做的——一个小小的善举以回报他给予我的无数的恩泽。然而事实上，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

从那以后，这本书在几十个我从未去过的国家出版了，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我不懂的语言。它被改编成一部电视电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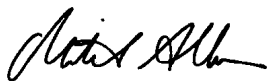
明星杰克·雷蒙告诉我，扮演莫里是他最满意的角色。它还被改编成舞台剧在全国上演。教育系统、大学、殡仪馆、救济院、教堂、犹太会堂、读书俱乐部以及慈善机构都在使用它。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这一切的谦卑之感，同时又深为莫里感到自豪：他那温文尔雅的睿智如同雪球一样在世界各地的街头越滚越大。我不由得去响应他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确实太和谐太美丽了，很难相信人生是一场没有前因后果的意外。

因此，我希望这本书能持续关注 ALS 直到人类彻底消灭这一顽疾。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时刻提醒人们：和别人相处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我希望它永远在颂扬人类最珍贵的资源——教师。我还希望不管莫里身在何处，他都能快乐地跳着舞；他配这么做。

那天我问莫里什么是最完美的来世？他的选择是：

“我的意识还活着……我成了宇宙的一部分。”

我想到了所有读过这本书和将要去读这本书的人们，我满怀感激地相信，莫里能够梦想成真。



2007年7月

最后的课程

——《相约星期二》中文版序

—

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偶然想起，总会暗暗吃惊。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稍稍多谈几句的，一是高中毕业生，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二是街头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太浅？显然不是。

因为这个问题太深？有这个因素，但人们历来都有探求艰深的好奇，就连大得无法想象的宏观世界和小得无法想象的微

观世界都成了热闹的研究对象，怎么对人生问题的探求却寥落至此？

我觉得，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

但是，谁都想听听。

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蒙昧得无从谈论，无从倾听，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试着谈起来呢？有人这样做过，但结果总是让人遗憾。大多是一些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还是故意编造的，然后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参与谈论，像欧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么一谈人生就丢开了推理分析过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断的感想和结论，读起来倒也顺畅，一到实际生活中却难于印证，联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经历，这些谈论的价值自然就不会很高。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

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也有少数临终老人，因身份重要而会面对一群宁静而恭敬的聆听者和记录者。他们的遗言留于世间，大家都能读到，但多数属于对自己功过的总结和感叹，对未竟事业的设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蕴，却不以人生为焦点。死亡对他们来说，只是

一项事业的中断；生命乐章在尾声处的撼人魅力，并没有以生命本身来演奏。

凡此种种，都是遗憾。

于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着另一个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临终之时承担太多的外界使命；他应该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绝壁上居高临下地来俯视众生；他应该很了解世俗社会，可以使自己的最终评判产生广泛的针对性；他，我硬着心肠说，临终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围绕，使他有可能系统有序地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里一样——那么对了，这位老人最好是教师，即便在弥留之际也保留着表述能力，听讲者，最好是他过去的学生……

这种期待，来自多重逻辑推衍，但他果然出现了，出现于遥远的美国，出现后又立即消失。一切与我们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会学教授，职业和专业与我们的期待简直天衣无缝。他已年迈，患了绝症，受一家电视台的“夜线”节目采访，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学生，当今的作家、记者米奇·阿尔博姆偶尔看到，学生匆匆赶来看望即将离世的老师，而老师则宣布要给这位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样的课程没有一位学生会拒绝，于是，每星期二，这位学生坐飞机飞行七百英里，赶到病床前去上课。

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这位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看来，像我一样期待着的人实在不少，而且不分国籍。

二

翻阅这份听课笔记时我还留有一点担心，生怕这位叫莫里的老人在最后的课程中出现一种装扮。病危老人的任何装扮，不管是稍稍夸张了危急还是稍稍夸张了乐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最容易让人不安。

莫里老人没有掩饰自己的衰弱和病况。学生米奇去听课时，需要先与理疗师一起拍打他的背部，而且要拍得很重，目的是要拍打出肺部的毒物，以免肺部因毒物而硬化，不能呼吸。请想一想，学生用拳头一下一下重重地叩击病危老师裸露的背，这种用拳头砸出最后课程的情景是触目惊心的，没想到被砸的老师喘着气说：“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

学生接过老师的幽默，说：“谁叫你在大学二年级时给了我一个 B！再来一下重的！”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就放心了。莫里老人的心态太健康了，最后的课程正是这种健康心态的产物。

他几乎是逼视着自己的肌体如何一部分一部分衰亡的，今天到哪儿，明天到哪儿，步步为营，逐段摧毁，这比快速死亡要残酷得多，简直能把人逼疯。然而莫里老人是怎样面对的呢？

他说，我的时间已经到头了，自然界对我的吸引力就像我第一次看见它时那样强烈。

他觉得也终于有了一次充分感受身体的机会，而以前却一直没有这么做。

对于别人的照顾，开始他觉得不便，特别是那种作为一位绅士最不愿意接受的暴露和照顾，但很快又释然了，说：

我感觉到了依赖别人的乐趣。现在当他们替我翻身、在我背上涂擦防止长疮的乳霜时，我感到是一种享受。当他们替我擦脸或按摩腿部时，我同样觉得很受用。我会闭上眼睛陶醉在其中。一切都显得习以为常了。

这就像回到了婴儿期。有人给你洗澡，有人抱你，有人替你擦洗。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它留在了你的大脑深处。对我而言，这只是在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这种心态足以化解一切人生悲剧，然而作为教师，他又必须把这种化解上升为课程。他对学生说，有一个重要的哲理需要记住：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就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总会来，你为此担惊受怕，却又拒绝不了它，那还会有幸福吗？他由此得此结论：

你应该发现你现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回首过去会使你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当我应该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直到现在的我。你能理解吗？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因为我也有过这个人生阶段。

这真是一门深刻的大课了。环顾我们四周，有的青年人或漠视青春，或炫耀强壮；有的中年人或揽镜自悲，或扮演老成；有的老年人或忌讳年龄，或倚老卖老……实在都有点可怜，都应该来听听莫里老人的最后课程。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莫里老人虽然参透了这一切，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恭恭敬敬地体验，在体验中学习，在体验中备课。体验什么呢？体验死亡的来临。他知道这是人生课程